

老树写生记

又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出境写生，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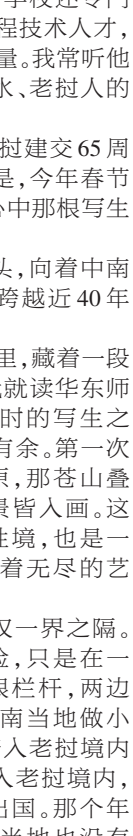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又是那棵“自言自语”的老树。

汪家芳



万家农庄 (中国画) 汪家芳



万家农庄 (中国画) 汪家芳

野，这质朴的风土人情，像一幅未干的水墨，浅浅地留在我青春的画稿里，一撇便是半生。

今年再到老树，山河依旧温婉，人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间已换了面貌。旅途中，喀斯特峰峦依旧，滢滢河水蜿蜒如带，佛寺金顶在绿树间隐约闪烁，晨光里的僧侣队伍庄严静肃，我拿起画笔，速写着琅琅拉邦

的古城斜阳，万象塔窑的庄严佛光，凯旋门的恢宏气象，光西瀑布的叠翠琼泉……一张张画作留在我的速写本里。时光温柔回响，仿佛在轻声问我：还记得40年前那个在老树街巷匆匆一瞥的少年吗？

今昔之对照，最触动我的是变与不变的相融。不变的，是老树人眼底的澄澈、笑容的质朴，是佛国土地上的从容与安详；悄然改变的，是一条铁路带来的崭新气象。老中铁路那条银色巨龙，穿越群山，“一带一路”连接起友谊的桥梁，让这个曾经的“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列车飞驰，载着货物，载着旅人，也载着两国人民的情谊，把远方拉到现在，把闭塞化作通达。我笔下的山水，不再是隔绝世外的孤景，而是互联互通画卷里诗意的一笔。

作为画家，我爱用笔墨留住光阴。在老树的7天时间里，我行走、观察、落笔，把落日的余晖、古寺的沉静、田野的绿意均收进了宣纸。每一笔线条，都承载着对岁月的感念。这里的山，是跨越国界的青绿；这里的水，是流淌千年的温柔；这里的故事，是中老友谊在山水间写下的长卷。

归途渐近，画稿渐厚，我心中满是温柔与慨然。老树之行，不只是一次写生，更是一场穿越时光的追忆与重逢。从1987年边境的惊鸿一瞥，到如今的从容行走、静心记录，我看到的不仅是老树的变迁，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是邻里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暖。每完成一幅作品，我都会在当地邮局购买邮票并盖戳，作为永恒之记忆。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山河有界，情谊无疆。笔墨有限，情怀无尽。此次老树写生，绘的是异国风光，记的是岁月深情，留的是山水与人心的永恒。愿这方净土，永远山清水秀；愿中老友谊，如澜河河水，奔流不息，源远流长。

画的抗争。但别人的抗争当然阻挡不了画坛整体日益保守、走向没落的宿命。一方面画坛研究可以说日渐式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戏规则”悄然转变——“文人雅集”模式悄然登场。伴随着商业兴起的，是画家们开始依附当时的艺术赞助人也即商人。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显然低于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取得一定的财富后，也希望获得传统价值体系内的身份认同，而艺术赞助正是提供了这样一条两全途径。

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推翻一切旧势力，建立新机制，再回头寻根成为大势所趋。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揭开一页新的篇章。基于此海派美术应运而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和赵之谦向传统的借鉴——吴昌硕借鉴了宋代院体画中浓郁宫廷风的色彩风格；赵之谦则在书法中沿用了大笔大墨并取法汉魏碑刻书法和青铜器铭文。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称吴昌硕、赵之谦为“仿古派”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绘画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得其精髓，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与实践思考而融会贯通，自出新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笔下有蓬勃的烟火气，而不再是清冷的人文士大夫品位。

无论是吴昌硕还是赵之谦，这两位被认为海派美术宗师级的人物，都没有向外(包括东洋与西方)汲取养分进行所谓的中西融合，也无意介入民国时期的所谓新画派和旧画派的争论。在此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民国美术大师黄宾虹。黄宾虹艺术中的现代性精神，这两年来不断被发掘并得到重视。黄宾虹说过：“古人画迹之精神，见之于传著录评论考证，皆后世学之灯也。一灯之微，而得康庄之道，由此而驰骋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不难矣。”面对古人之迹何以溢富当下，黄宾虹说得更多：‘学者师古人，非徒工临摹而已。古人已往，历代名家，不啻千万，恪守一家之陈迹，固不足以发扬一己之技能，即通习群贤，亦虚泛而无当。要知古人之迹，其精神在用笔用墨之微，而不专在章法之变换……’

正是因吴昌硕、赵之谦和黄宾虹等人基于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创作表达，中国绘画中“现代性”的精神火炬重新被点燃。当然，远不止他们，史学宏富，当以“现代性”识之。绘画是主体思维的结果，是人文主义的视角，更是学者型文人精神的诠释。这一行为也是提倡去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敬畏的态度去看待人类的“创新”欲望，加之彼时社会体制的种种局限，在董氏之后可谓空无一人。其实，清代亦出现过一大批人、石涛、龚贤、扬州八怪等惊艳画坛的人物，这种个人主义和他们“离经叛道”的艺术风格，可视为与同时期院派绘

画的抗争。但别人的抗争当然阻挡不了画坛整体日益保守、走向没落的宿命。一方面画坛研究可以说日渐式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戏规则”悄然转变——“文人雅集”模式悄然登场。伴随着商业兴起的，是画家们开始依附当时的艺术赞助人也即商人。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显然低于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取得一定的财富后，也希望获得传统价值体系内的身份认同，而艺术赞助正是提供了这样一条两全途径。

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推翻一切旧势力，建立新机制，再回头寻根成为大势所趋。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揭开一页新的篇章。基于此海派美术应运而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和赵之谦向传统的借鉴——吴昌硕借鉴了宋代院体画中浓郁宫廷风的色彩风格；赵之谦则在书法中沿用了大笔大墨并取法汉魏碑刻书法和青铜器铭文。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称吴昌硕、赵之谦为“仿古派”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绘画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得其精髓，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与实践思考而融会贯通，自出新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笔下有蓬勃的烟火气，而不再是清冷的人文士大夫品位。

无论是吴昌硕还是赵之谦，这两位被认为海派美术宗师级的人物，都没有向外(包括东洋与西方)汲取养分进行所谓的中西融合，也无意介入民国时期的所谓新画派和旧画派的争论。在此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民国美术大师黄宾虹。黄宾虹艺术中的现代性精神，这两年来不断被发掘并得到重视。黄宾虹说过：“古人画迹之精神，见之于传著录评论考证，皆后世学之灯也。一灯之微，而得康庄之道，由此而驰骋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不难矣。”面对古人之迹何以溢富当下，黄宾虹说得更多：‘学者师古人，非徒工临摹而已。古人已往，历代名家，不啻千万，恪守一家之陈迹，固不足以发扬一己之技能，即通习群贤，亦虚泛而无当。要知古人之迹，其精神在用笔用墨之微，而不专在章法之变换……’

正是因吴昌硕、赵之谦和黄宾虹等人基于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创作表达，中国绘画中“现代性”的精神火炬重新被点燃。当然，远不止他们，史学宏富，当以“现代性”识之。绘画是主体思维的结果，是人文主义的视角，更是学者型文人精神的诠释。这一行为也是提倡去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敬畏的态度去看待人类的“创新”欲望，加之彼时社会体制的种种局限，在董氏之后可谓空无一人。其实，清代亦出现过一大批人、石涛、龚贤、扬州八怪等惊艳画坛的人物，这种个人主义和他们“离经叛道”的艺术风格，可视为与同时期院派绘

画的抗争。但别人的抗争当然阻挡不了画坛整体日益保守、走向没落的宿命。一方面画坛研究可以说日渐式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戏规则”悄然转变——“文人雅集”模式悄然登场。伴随着商业兴起的，是画家们开始依附当时的艺术赞助人也即商人。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显然低于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取得一定的财富后，也希望获得传统价值体系内的身份认同，而艺术赞助正是提供了这样一条两全途径。

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推翻一切旧势力，建立新机制，再回头寻根成为大势所趋。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揭开一页新的篇章。基于此海派美术应运而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和赵之谦向传统的借鉴——吴昌硕借鉴了宋代院体画中浓郁宫廷风的色彩风格；赵之谦则在书法中沿用了大笔大墨并取法汉魏碑刻书法和青铜器铭文。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称吴昌硕、赵之谦为“仿古派”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绘画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得其精髓，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与实践思考而融会贯通，自出新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笔下有蓬勃的烟火气，而不再是清冷的人文士大夫品位。

无论是吴昌硕还是赵之谦，这两位被认为海派美术宗师级的人物，都没有向外(包括东洋与西方)汲取养分进行所谓的中西融合，也无意介入民国时期的所谓新画派和旧画派的争论。在此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民国美术大师黄宾虹。黄宾虹艺术中的现代性精神，这两年来不断被发掘并得到重视。黄宾虹说过：“古人画迹之精神，见之于传著录评论考证，皆后世学之灯也。一灯之微，而得康庄之道，由此而驰骋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不难矣。”面对古人之迹何以溢富当下，黄宾虹说得更多：‘学者师古人，非徒工临摹而已。古人已往，历代名家，不啻千万，恪守一家之陈迹，固不足以发扬一己之技能，即通习群贤，亦虚泛而无当。要知古人之迹，其精神在用笔用墨之微，而不专在章法之变换……’

正是因吴昌硕、赵之谦和黄宾虹等人基于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创作表达，中国绘画中“现代性”的精神火炬重新被点燃。当然，远不止他们，史学宏富，当以“现代性”识之。绘画是主体思维的结果，是人文主义的视角，更是学者型文人精神的诠释。这一行为也是提倡去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敬畏的态度去看待人类的“创新”欲望，加之彼时社会体制的种种局限，在董氏之后可谓空无一人。其实，清代亦出现过一大批人、石涛、龚贤、扬州八怪等惊艳画坛的人物，这种个人主义和他们“离经叛道”的艺术风格，可视为与同时期院派绘

画的抗争。但别人的抗争当然阻挡不了画坛整体日益保守、走向没落的宿命。一方面画坛研究可以说日渐式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戏规则”悄然转变——“文人雅集”模式悄然登场。伴随着商业兴起的，是画家们开始依附当时的艺术赞助人也即商人。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显然低于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取得一定的财富后，也希望获得传统价值体系内的身份认同，而艺术赞助正是提供了这样一条两全途径。

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推翻一切旧势力，建立新机制，再回头寻根成为大势所趋。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揭开一页新的篇章。基于此海派美术应运而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和赵之谦向传统的借鉴——吴昌硕借鉴了宋代院体画中浓郁宫廷风的色彩风格；赵之谦则在书法中沿用了大笔大墨并取法汉魏碑刻书法和青铜器铭文。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称吴昌硕、赵之谦为“仿古派”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绘画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得其精髓，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与实践思考而融会贯通，自出新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笔下有蓬勃的烟火气，而不再是清冷的人文士大夫品位。

无论是吴昌硕还是赵之谦，这两位被认为海派美术宗师级的人物，都没有向外(包括东洋与西方)汲取养分进行所谓的中西融合，也无意介入民国时期的所谓新画派和旧画派的争论。在此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民国美术大师黄宾虹。黄宾虹艺术中的现代性精神，这两年来不断被发掘并得到重视。黄宾虹说过：“古人画迹之精神，见之于传著录评论考证，皆后世学之灯也。一灯之微，而得康庄之道，由此而驰骋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不难矣。”面对古人之迹何以溢富当下，黄宾虹说得更多：‘学者师古人，非徒工临摹而已。古人已往，历代名家，不啻千万，恪守一家之陈迹，固不足以发扬一己之技能，即通习群贤，亦虚泛而无当。要知古人之迹，其精神在用笔用墨之微，而不专在章法之变换……’

正是因吴昌硕、赵之谦和黄宾虹等人基于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创作表达，中国绘画中“现代性”的精神火炬重新被点燃。当然，远不止他们，史学宏富，当以“现代性”识之。绘画是主体思维的结果，是人文主义的视角，更是学者型文人精神的诠释。这一行为也是提倡去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敬畏的态度去看待人类的“创新”欲望，加之彼时社会体制的种种局限，在董氏之后可谓空无一人。其实，清代亦出现过一大批人、石涛、龚贤、扬州八怪等惊艳画坛的人物，这种个人主义和他们“离经叛道”的艺术风格，可视为与同时期院派绘

画的抗争。但别人的抗争当然阻挡不了画坛整体日益保守、走向没落的宿命。一方面画坛研究可以说日渐式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戏规则”悄然转变——“文人雅集”模式悄然登场。伴随着商业兴起的，是画家们开始依附当时的艺术赞助人也即商人。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显然低于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取得一定的财富后，也希望获得传统价值体系内的身份认同，而艺术赞助正是提供了这样一条两全途径。

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推翻一切旧势力，建立新机制，再回头寻根成为大势所趋。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揭开一页新的篇章。基于此海派美术应运而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和赵之谦向传统的借鉴——吴昌硕借鉴了宋代院体画中浓郁宫廷风的色彩风格；赵之谦则在书法中沿用了大笔大墨并取法汉魏碑刻书法和青铜器铭文。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称吴昌硕、赵之谦为“仿古派”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绘画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得其精髓，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与实践思考而融会贯通，自出新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笔下有蓬勃的烟火气，而不再是清冷的人文士大夫品位。

无论是吴昌硕还是赵之谦，这两位被认为海派美术宗师级的人物，都没有向外(包括东洋与西方)汲取养分进行所谓的中西融合，也无意介入民国时期的所谓新画派和旧画派的争论。在此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民国美术大师黄宾虹。黄宾虹艺术中的现代性精神，这两年来不断被发掘并得到重视。黄宾虹说过：“古人画迹之精神，见之于传著录评论考证，皆后世学之灯也。一灯之微，而得康庄之道，由此而驰骋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不难矣。”面对古人之迹何以溢富当下，黄宾虹说得更多：‘学者师古人，非徒工临摹而已。古人已往，历代名家，不啻千万，恪守一家之陈迹，固不足以发扬一己之技能，即通习群贤，亦虚泛而无当。要知古人之迹，其精神在用笔用墨之微，而不专在章法之变换……’

正是因吴昌硕、赵之谦和黄宾虹等人基于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创作表达，中国绘画中“现代性”的精神火炬重新被点燃。当然，远不止他们，史学宏富，当以“现代性”识之。绘画是主体思维的结果，是人文主义的视角，更是学者型文人精神的诠释。这一行为也是提倡去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敬畏的态度去看待人类的“创新”欲望，加之彼时社会体制的种种局限，在董氏之后可谓空无一人。其实，清代亦出现过一大批人、石涛、龚贤、扬州八怪等惊艳画坛的人物，这种个人主义和他们“离经叛道”的艺术风格，可视为与同时期院派绘

画的抗争。但别人的抗争当然阻挡不了画坛整体日益保守、走向没落的宿命。一方面画坛研究可以说日渐式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戏规则”悄然转变——“文人雅集”模式悄然登场。伴随着商业兴起的，是画家们开始依附当时的艺术赞助人也即商人。在封建社会，商人的地位显然低于文人士大夫，他们在取得一定的财富后，也希望获得传统价值体系内的身份认同，而艺术赞助正是提供了这样一条两全途径。

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推翻一切旧势力，建立新机制，再回头寻根成为大势所趋。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揭开一页新的篇章。基于此海派美术应运而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和赵之谦向传统的借鉴——吴昌硕借鉴了宋代院体画中浓郁宫廷风的色彩风格；赵之谦则在书法中沿用了大笔大墨并取法汉魏碑刻书法和青铜器铭文。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称吴昌硕、赵之谦为“仿古派”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绘画的深入研究与实践，得其精髓，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特点与实践思考而融会贯通，自出新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笔下有蓬勃的烟火气，而不再是清冷的人文士大夫品位。

无论是吴昌硕还是赵之谦，这两位被认为海派美术宗师级的人物，都没有向外(包括东洋与西方)汲取养分进行所谓的中西融合，也无意介入民国时期的所谓新画派和旧画派的争论。在此不得不提到另一位民国美术大师黄宾虹。黄宾虹艺术中的现代性精神，这两年来不断被发掘并得到重视。黄宾虹说过：“古人画迹之精神，见之于传著录评论考证，皆后世学之灯也。一灯之微，而得康庄之道，由此而驰骋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不难矣。”面对古人之迹何以溢富当下，黄宾虹说得更多：‘学者师古人，非徒工临摹而已。古人已往，历代名家，不啻千万，恪守一家之陈迹，固不足以发扬一己之技能，即通习群贤，亦虚泛而无当。要知古人之迹，其精神在用笔用墨之微，而不专在章法之变换……’

《野草》以外的鲁迅散文诗

顾农

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尚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没有。……

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疤，自然东去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東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再添一点蝇腊，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

这种写法，正是诗艺中常见的“比兴”。再如《准风月谈》一书中，颇有一些鲁迅后期的散文诗。1933年，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的时候，鲁迅为之提供了大量文稿，开始还能涉及时事，后来形势日益严峻，黎烈文请求作者们收敛一些，“从兹多谈风月”，以保存《自由谈》这块园地。而“谈风月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换了些笔墨和笔名，重新布局开张，一上来的一篇《夜颂》，就大有散文诗意味。

虽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见掌，有漆黑一团糟。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

……

散文诗并没有一定的规矩。其实即使本来是意义上的诗，也未尝不可以“以议论为诗”，当然不容易写得好。散文诗自然会有散文的成分，多发点议论无妨。鲁迅喜欢发议论。

散文诗是一种文体，杂文集是编辑文章的一种类型，即编年而非按文体来分类，这两者是可以相容或兼容的。

在鲁迅晚年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中有一篇《半夏小集》，包括九则短文——鲁迅有时喜欢把若干短文编为一组，其中各则的写法可以不尽相同，除了杂感以外，也可以有近似散文诗模式的。其中第七则写道：

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若狗，大漠，丛林里是伟大的壮观，捕来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这里说起两类风格不同的动物，表达了作者对刚健壮观的欣赏和对于猥琐下作的鄙视，这正是可以令人想到社会生活中的两派。

杂文集包含甚广，其中也可以有散文诗——读鲁迅的书，需认清这一点。

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海关罚没物资拍卖会公告

受上海海关委托，2026年4月24日10时起至2026年4月25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公网“资产拍卖频道”(www.gpai.net)举办网络在线拍卖会，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详见拍卖目录)：标的1：鞋、手表、杯子、服装、饰品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43000元】；标的2：皮带、饰品、包、衣服、围巾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6000元】；标的3：皮带、眼镜、包、鞋、衣服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900元】；标的4：茶几收纳箱一件(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3400元】；标的5：饰品、手表、包、鞋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2700元】；标的6：鞋、包、皮带、衣物、饰品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3400元】；标的7：包、围巾、鞋、首饰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1800元】；标的8：包、鞋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1600元】；标的9：包(五件)(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1400元】；标的10：饰品、包、手表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1500元】；标的11：帽子、手表、衣服、鞋、饰品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2700元】；标的12：服装、鞋等一批(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21000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事项：咨询方式：张先生：13482823387；蔡先生：1590960481；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181号4楼。咨询时间：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看样预约登记。竞买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181号4楼)领取看样单(节假日除外)，凭看样单自行到指定仓库看样。(每份看样单，限二人)

看样时间：2026年4月22、23日：8:30-11:00、13:00-15:00。

三、竞买须知：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均可参加竞买。但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等对竞买人资格或者条件有特殊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格或者条件。2. 竞买人须注册公网账号并在公网完成实名认证手续及支付竞买保证金。3. 竞买成交后，买受人须在两个工作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成交款项(成交价的5%)，并向公网平台支付平台服务费(成交价的1.5%)，逾期按违约处理。拍卖款项及佣金支付账号：账户：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银行账户：00003046592；开户行：上海银行黄浦支行。4. 其他事项详见《拍卖须知》《特别规定》。上海海关门户网站：shanghai.customs.gov.cn。

四、特别声明：1. 拍卖标的以物品现状为准进行竞拍，竞买人在购买前应自行对标的进行看样、鉴别、咨询，慎重决定竞买行为。竞买人一旦参与竞买，即视为对本次拍卖标的现状已全面了解，并接受标的的一切现状(包括缺陷、瑕疵等)。2. 海关对拍卖标的的品名、品质、安全等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货物品质及重量等竞买人应以现场看样为准。竞买人一旦参与竞拍，即视为对此次拍卖标的现状已全面了解。3. 海关、拍卖人不负责标的的成交、安检、检测、权利变更等事宜。自竞买成交后，买受人需自行承担提货、商检、安检、检测、权利变更等事宜，自行承担所涉及的一切风险和税费。海关及拍卖企业不能向买受人提供除物流运输外任何其他担保类的成交或交割服务，不接受买受人任何理由提出的退换货要求。3. 买受人运输、使用或销售其成交标的的，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要求，必须经有资质的安全检测机构进行安全质量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或销售其成交标的。否则，买受人对发生的结果承担全部责任。竞买人、拍卖人不对因此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及经济责任。4. 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的，须办理相关委托手续，并在购买前经拍卖企业确认。5. 海关将通过有效方式进行全程监管。

TV 电视节目预告

4月16日 星期四

12:00 午间3